

不忘初心 · 不负此生

高小莉 / 著

时代 与 梦想

官金仙与中国物流30年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时代 与 梦想

官金仙与中国物流30年

不忘初心·不负此生

高小莉 /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时代与梦想：官金仙与中国物流30年 / 高小莉著
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17.5
ISBN 978-7-5360-8367-7

I. ①时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97515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
责任编辑：陈宾杰 许泽红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
封面设计：介 桑

书 名	时代与梦想：官金仙与中国物流 30 年 SHIDAI YU MENGXIANG; GUAN JINXIAN YU ZHONGGUO WULIU 30 NIAN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)
开 本	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
印 张	25.5 1 插页
字 数	305,000 字
版 次	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5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前言

老人走到门边，对着走廊那头的电梯口，望了又望，嘴上念叨着：“金仙该回家了，吃饭了。”

我说：“奶奶，官总今天很忙，不一定回来吃饭的。”

老人认真地说：“金仙说了，要回来吃饭的。”

我说：“那，奶奶您进屋坐着等吧。”

老人依旧看着走廊，没有要走开的意思。

一会儿，电梯有了动静。老人像个孩子似的喊起来：“金仙回来了！”

果然是金仙，高跟鞋敲打地面的节奏轻快利落。走到跟前，伸手扶住老人，笑笑地问一声：“妈，今天高兴吗？”

95岁的老人满脸乐开了花，看着金仙，点头回答：“高兴，高兴。”

金仙牵着她的手回到客厅，哄小孩一样：“高兴就好，每一天都要高高兴兴的。”两人一起笑起来。

看着这婆媳俩，我的心里满是羡慕和温暖。

深入生活住在官金仙家，时间越长，感触越多，最初的创作构想也一次次被推翻。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集团公司掌门人，一个操练大团队的铁腕女总裁，一个头顶无数光环的传奇人物，一个实现梦想的成功企业家……这样的人，在包括我在内的大众的认知中，往往与“女强人”“女汉子”挂钩，骨子里往外渗的是坚硬决绝，少了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
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，何况是女人！我曾经有过猎奇的心态，对她的过往、她的私生活心怀好奇。我犯了写小说的人都会犯的毛病，我很想挖掘她在这方面的素材，那可是很好的故事元素。

我失望了。在她家住了半年之后，采访逐渐深入，跟她的家人、员工都熟悉了，尤其是跟她朝夕相处，她的故事脉络渐渐清晰。透过那些光环，我看到的是铅华洗尽的普通女子，喜怒哀乐是如此真实，柴米油盐是如此朴素，她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家，先是小家，继而大家。

没有噱头，没有故弄玄虚，更没有吊胃口的“调料”，即使是矛盾、斗争，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和风细雨。作为文学作品，似乎不够出彩。

但是，即使没有那些，她的故事也足够打动人心。苦难的童年，为了尊严而奋不顾身的勇气；顽强的意志，为了梦想而不屈不挠的信念。风雨路上不忘初心，春华秋实懂得回报，她用行动印证了：梦想是人生永恒的光辉。

官金仙的梦想带着时代深深的印记，正如她所言：只有改革开放，只有广东这片热土，才能成就她的梦想。她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，成千上万到广东的寻梦者中民营企业家的代表。他们是人民的一员，不仅见证了时代风云，同时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是的，官金仙只是个普通人，当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不过是实现梦想的需要，在她的内心，她更想做一名好媳妇、好母亲、好妻子、好女儿。这，才是她毕生的事业！

她是坚强的，又是温情的；她可以铿锵豪迈，又可以平和贤惠；她勇于开拓创新，又乐于秉承传统。时代特征和传统美德，在她的身上几乎完美体现。

这样的人民，不正是这个时代所呼唤的吗？写改革开放，写广东特色，写新客家，写正能量，写我的梦，官金仙这样的人民，太值得写了！

我没有错过。

我幸运并感恩。

2017年4月12日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季

暗夜之光

运河边的小村庄 / 2

捡回来的小命 / 10

武林头 / 17

妈妈不能死 / 23

胖哥、亚芬和双妹 / 32

秋北农场 / 39

王老师 / 47

二哥出事了 / 55

一台缝纫机 / 62

最早的弄潮儿 / 68

回城 回城 / 75

背后的男人 / 82

钢材惊魂 / 89

试水物流业 / 96

气功之殇 / 104

劫后余生 / 115

到广州去 / 122

第二季

成败之间

- 初探广州 / 130
- 二十九个公章 / 139
- 捞世界的女人们 / 146
- 东莞货运站 / 154
- 首战告捷 / 162
- 迂回衡阳 / 171
- 集装箱争夺战 / 179
- 牵手TCL / 186
- 被骗100万 / 194
- 塞翁失马 / 202
- 行船走马三分险 / 210
- 南方物流诞生 / 216
- 巅峰时刻 / 224
- 梦想照进现实 / 230
- 风云突变 / 237
- 焦虑症这个幽灵 / 244
- 生死存亡 / 252

第三季

重生之路

折断的翅膀 / 262

从头再来 / 270

悲欣交集 / 277

除死无大事 / 285

一分为二 / 293

心中的圣火 / 298

击掌为盟亚马逊 / 304

绿色革命 / 312

同舟共济 / 322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/ 329

悲悯情怀 / 338

状元谷崛起 / 344

御风而行 / 351

有意义的事 / 356

出发 为了回家 / 363

还记得当年的毛竹房吗 / 372

时光花开 / 378

唯时代与梦想不可辜负 / 385

后记 / 392

第一季 暗夜之光

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工人变成农民，只用了半天的时间；从农村回到城市，从农民变回工人，“农转非”之路，足足走了13年！

“我的生命为他们而生，也是为他们死。没有人逼着我去做，可是似乎有一股力量，势不可挡的力量，推着我一步步向前。我的使命就是拯救世界，我的世界就是我的家。”官金仙说。

办身份证时的小失误，管金仙的名字从此变成了“官金仙”。

运河边的小村庄

夏天，稻穗扬花的季节，田野绿油油一片。一块块的农田看似随意的布局，却又有紧密的关联，大小稀疏，方圆短长，衔接得恰到好处，韵律灵动。纵横交错的河道，蜿蜒在田野之间，那河水不急不缓，与田野相依相偎。蓝天碧水绿色的田野，清新质朴，鸟语花香。

一群鹭鸟从河边的草丛中飞起，无声地掠过田野。河道上一前一后出现了两条小木船，桨声咿咿呀呀地响着，打破了江南清秋的寂静。前头那条小木船，船头一个红点，好像是什么装饰品，小船渐渐近了，原来是一个花衣裳的女孩。

女孩短头发，大眼睛，圆脸盘，清秀可人。她站在船头，好奇地张望着。女孩子一忽儿喊：“看哪，好多小鱼，彩色的小鱼呢！”一忽儿又叫：“水鸭子，这里有水鸭子。”

船篷里传来妈妈的声音：“金仙，别摔水里了。你都看了好久了，来，快进来，太阳大着呢！”金仙回头冲妈妈说：“妈妈你看，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。”妈妈走上前，轻轻揽住女儿的肩膀。金仙拉住妈妈的手，指着水鸭子问：“妈妈，小鸭子也跟着妈妈搬家吗？”

妈妈的眉头不经意地动了一下，停顿片刻回答：“是的吧。”妈妈说完沉默了。金仙觉得妈妈有些不高兴，好像跟这次搬家有关。金仙心里也害怕，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一个人都不认识。她问妈妈什么时候再回去，妈妈没有回答。

二哥发话了：“吵什么吵！我们不回去了！”二哥人没有出现，嗓门大得吓人。金仙的目光越过妈妈的臂膀，去看那船篷。也不知怎么啦，眼泪抑制不住地涌出眼眶，止也止不住。

小船顺着河道继续前行，金仙没有了看风景的兴致，跟随妈妈船上坐好，闷声不响。阳光炽热，风儿悠悠，比起城里来，乡村更显宽阔辽远，也更令人觉得无所适从。

这是1962年，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，中央要求大量精减城市人口。作为职工精减对象，金仙家举家返乡。父亲开始有点犹豫，金仙的母亲铁了心要回乡。在城里填不饱肚子，她的孩子们嗷嗷待哺，她不能眼看着亲生骨肉饿死，她要到乡下去，无论如何，乡下有田地，有田地就可以种粮食，就有饭吃。

跟天下的母亲一样，金仙的母亲生命中最重要就是她的孩子们，犹如老鹰护着雏鹰，哪怕天塌地陷，也要以血肉之躯换得孩子的平安。政策说的一旦国家经济情况好转，将优先把他们召回去。她没有想那么多，以后的事情，没有谁能预测。眼下最要紧最现实的，就是解决孩子们的吃饭问题。

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南部，与杭州市接壤之处，有一个雷甸乡。甸，古时称郊外，可见此地就在城郭不远处。雷甸之名因人名而来，相传元代神霄派高道潘洞雷真人在此地创建“玉枢观”，故后人取名雷甸。

出了雷甸乡的老街，再往南走，京杭大运河遥遥在望时，阡陌纵横之中，大同村就在那儿了。大同村紧挨着京杭大运河，顺着大运河而去，几里之外，就是杭州市的塘栖镇。大同村距离湖州市将近80公里，倒是与塘栖镇一脉相承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所以大同村人赶集凑热闹都是到塘栖镇，跟湖州市或者德清县城，反而远了。

平原上的大同村一小片人家，典型的江浙风格，房屋依水而

建，白墙灰瓦，小船在村中穿梭而行。屋后春种秋收，门前小河流
水；人们或种桑养蚕，或插秧栽菜，地里收获五谷杂粮，水中捕捞水
产鱼虾。自古以来，这片享有鱼米之乡美誉的土地就以富庶闻名。

金仙一家下放的目的地大同村，那时候叫大同大队。说起来也
不是金仙父亲或者母亲的老家，只是有点渊源而已。父亲的老家在
温岭，除了爷爷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金仙父亲的大名管小
歪，有着温岭人不甘命运的基因，14岁出外打工闯荡，在德清县雷
甸乡一带的砖瓦厂打工多年。

京杭大运河边上的武林头，是他和金仙妈妈罗阿头结识的地
方，或许这正是他们选择下放在此的缘故吧。罗阿头和他同在一间
砖瓦厂打工，由此相识，组成了家庭。罗阿头家住余杭县，再往上
追溯，老一辈也是从温岭过来的，这让他们有了他乡遇故知的温
暖。管小歪多年在雷甸打工，熟悉了这方水土的人和事。从地理位
置讲，雷甸得天独厚。到县城近，和繁华的余杭县相连，京杭大运
河直通杭州城。

职工下放农村是国家的政策，大同村作为接收方，为他们家提
供一间平房，还派出两条小木船到县城帮忙搬家。

两条小船带着他们家全部家当，带着母亲求生的渴望，带着金
仙的忐忑不安，一步步靠近大同村。那时候城关镇是德清县的县
城，到大同村只有二十几里地，水网四通八达，水路交通远远比公
路方便，每天有固定的班船往返。

“看，前面就是武林头了。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，金仙看见
了一座桥，河边有竖着大烟囱的楼房。河面宽阔了，有好几条河道
在这里交错汇合，许多船来来往往，很是热闹。父亲说：“再往前
走，不远，就是杭州城。”金仙看着浩浩荡荡的大运河，眼里满是
神往。

“武林头，是练武功的吗？”二哥好奇地问父亲。

“不是，只是个叫法。”父亲简短地回答。

小船在武林头拐弯，通过一个水闸，进入大同村的河道。水闸的水很急，水面宽阔，小船摇晃了几下，金仙有点害怕，紧紧抓住船边。她怕水，因为三岁时发生的那次意外，爸爸妈妈也不让她玩水。

小船在岸边停稳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把家当搬了下来。回头看去，码头边上是一栋与众不同的大楼房，堂皇而气派。有厂房、花园，还有店铺，一派繁华热闹景象。几个打扮时髦的男女，在店铺前说笑着，神情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清高。妈妈告诉金仙，那是武林头丝厂。

金仙和弟弟到家时，饿得前胸贴着后背。弟弟哭得力气已经没有了，倒在床板上睡去。比金仙大两岁的二哥，狼一样翻箱倒柜找吃的。妈妈淘米做饭，父亲在摆放行李，呵斥二哥：“去，一边去！”二哥身子一闪，到灶台帮母亲烧火去了。金仙看看周围，一间平房，泥土地面，角落里一个灶台，另一边一张床架，简陋得寒酸。屋前一条小河，通往小河的石阶布满了青苔，石阶的尽处，一条两头尖梭子一样的小船。一丛黄色的野菊花，在河边静静地开着，闪烁出奇妙的光。金仙走下石阶，水边坐了，对着野菊花看，看得入神。

一只黄色的蝴蝶飞了来，在金仙的头上转几圈，歇落在野菊花上。金仙对着蝴蝶挥挥手，嘴巴发出“嘘嘘”声。蝴蝶也不走，翅膀轻轻抖动，花瓣一般。金仙对蝴蝶说：“你怎么自己在这儿呀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蝴蝶不动。太阳光落在水面上，照见了水里游弋的鱼，还有河底下的水草。那些水草茂密，随着水流漂来漂去，像极了长头发。蝴蝶飞起来，围着金仙飞，似乎逗她玩。金仙站起身，伸出双手，提高了音量再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谁在接话？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怯怯的，犹疑不定的。金仙回头看，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女孩，红裤子，蓝色碎花衣裳，也是一头短发，女孩手里拿着半截熟玉米。两个女孩子对看了好一会儿，陌生的女孩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是新搬来的这家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呀？”金仙从石阶走上来，与女孩子面对面站着。金仙觉得这个女孩长得虽然不是很好看，脸上还有一小块黑灰，但说话和神情都很亲切，这让她感到舒服。初来乍到，有一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同伴，金仙对这个陌生之地的恐惧感减去了大半。

“我妈妈告诉我了，有一家人要从城里搬来我们这儿。”女孩开始像个小主人，打开了话匣子。金仙知道了女孩名叫玉梅，就住在他们家的隔壁。

“我叫金仙。”金仙对着玉梅笑。

“金仙，到我家来玩。”玉梅拉起金仙的手，要玉梅跟着到她家去。金仙走了两步，停下了。她饿了，她要先回家吃饭。玉梅把半截玉米递过来：“吃。”金仙瞄了一眼自己家门口，估摸着妈妈应该还没有做好饭，接过玉米，大口啃起来。

“你是老虎呀？”玉梅逗趣。

金仙认真地说：“我不是老虎，我是鸡。咯咯咯，鸡。我今年五岁了。”金仙俏皮地学鸡叫的样子。

玉梅两只手竖起四根手指，举到头顶，摇晃着脑袋说：“咩咩咩，我是小羊。我今年七岁了，比你大两岁。”

金仙和玉梅笑个不停，笑声在正午的阳光下荡漾开去，洒落田野。

这一年，1962年，金仙五岁。这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，也是她生命中永不磨灭的印记。她的记忆正是从这一年这一天开始

的，五岁之前，她的记忆库一片空白。她的出生地城关镇是什么样子，见过谁，发生过什么事，她懵懂不清。到雷甸乡大同村的那一天，她的脑子忽然开窍，对世界的感知从此鲜活具体。大运河、武林头、丝厂、瓦房、小河、野花、玉梅，还有野鸭子和彩色的小鱼，那些散发出清香的金色稻田，成为组合元素，占据了心灵的一角。

很快，金仙和玉梅成了好姐妹。只要有会，她们就会待在一起。金仙伶俐，嘴巴甜，人又聪明，点子总比别人多，没多久就和村里其他小姐妹熟悉了，大家都接纳并喜欢跟她一起玩。马建芳、马富英、马建梅、马凤南，她们都一个姓，玉梅也叫马玉梅。金仙的全名叫管金仙，村里只有她一家是姓管的。

管小歪原来是德清砖瓦厂的烧窑大师傅，技术好，名声响，下放到大同村没多久，就被一家砖瓦厂请去了。那时候，德清县城关镇周边有好多家砖瓦厂，管小歪这样一技傍身的，不愁没人请。管小歪去的砖瓦厂也不近，好像在城关镇附近，差不多一个月才回家一次，把工资、口粮和日用杂货送回家里，通常，他还会带一些肉回家让孩子们开开荤。

每个月父亲回家的日子，金仙和哥哥弟弟就特别开心，因为有荤菜吃了。管小歪下班后坐晚上9点钟城关镇开往塘栖的班船，这班船在武林头不停，他要在塘栖下船后，往回走个把小时，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。他总是在后门拍门，啪啪啪，所有人都醒了，金仙和哥哥一骨碌从床上蹦起，争着去给父亲开门。

管小歪的工资高，在大同村，他们家日子算过得去，还能偶尔吃上一顿肉，金仙能穿上一件新衣服。大同村大小小小几百户人家，分成几个生产队，每个生产队百十户，金仙家在木桥头队。木桥头这个名称，来源于一座小木桥。小木桥在金仙家旁边，桥下是

清凌凌的河水。

下放了，一家大小户口全在木桥头，作为木桥头的社员，当然得劳动挣工分。管小歪每个月能挣一百来块，但是大部分的钱上交给生产队了，一部分是用来买工分，还有一部分也不知道什么名堂，总之队里要交的。最后剩下的也就十几二十块了。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用，就靠这些钱了。这在当时算是不错了，农村家庭，有的根本没有收入。

苦的是金仙母亲。罗阿头毅然决然申请下放时，一门心思只想着孩子们的温饱，也许没有多想乡村农活的艰辛。砖瓦厂的工人虽然也是体力活，但是总有个下班的时候，而且干好分内工作就行。当一个农民却大不相同，尤其是作为一家之主顶梁柱。

生产队按劳动计工分，工分最后折算成粮食。挣的工分多，分到的粮食也多。四个孩子，三个男孩一个女孩，大的十来岁，小的两岁，四张嘴一日三餐不能少。她就像一只老母鸡，两只爪子拼命地刨，不能让孩子们饿着。

罗阿头是农活的生手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劳动强度远远超出她的承受力，但是罗阿头扛着。人是环境的产物，适应环境并被环境改造，是生存之道。罗阿头有一颗倔强的心，手脚也麻利，她干的活没有别人干得灵巧，但是她的速度不落后。正赶上秋收，一年一度最苦的活，太阳一团火球一样，熊熊的火焰能把人烤焦了。这天晌午，收工哨子吹过，罗阿头挑一担谷子，在田埂上走得有点吃力。

“会不会太重了？挑得起吗？”有个社员问。

“不重，行。”罗阿头回答，故作轻松的样子。

罗阿头中等身材，面容清雅，有着江南女子的韵致。柔弱的外表下，她有着刚强柔韧的心。她天性好强，不服输，人活一世，不就是争口气吗？为了活得像个人样，为了她的孩子们，拼了命也在